

我選擇了自由

原著者：克拉夫青科
簡譯者：勤
宣

目錄

一	晚上的逃亡.....	一
二	在俄羅斯的童年時代.....	五
三	光榮與飢餓.....	一一
四	在共產黨中的青年時代.....	一六
五	和過去分裂了.....	二〇
六	卡庫夫的一個學生.....	二三
七	機器的勝利.....	三〇
八	農村的恐怖.....	三六
九	地獄內的收穫.....	四〇
一〇	我遇到了第一次清黨.....	四九
一一	伊麗娜的祕密.....	五五
一二	尼古泊爾的工程師.....	六一
一三	快些！快些！.....	六九

一四	大清黨時期.....	七四
一五	我的苦難開始了.....	七八
一六	正義的尋求.....	八三
一七	夜半的拷打.....	八八
一八	自由的與奴隸式的勞工.....	九四
一九	當歷史在重編的時候.....	九八
二〇	西伯利亞的詭計.....	一〇三
二一	當歐洲在作戰的時候.....	一〇七
二二	意想不到的戰爭.....	一一二
二三	莫斯科的恐慌.....	一一六
二四	戰時的克來姆林宮.....	一二一
二五	兩種真理.....	一二六
二六	到美國去的前奏.....	一三一
二七	史達林的海外部屬.....	一三七
二八	因不公平而出亡.....	一四二
書後		一四四

我選擇了自由（簡本）

維克多·克拉夫青科原著
勤宣譯·冰士節

克氏此書，近六十萬言。敘述雖詳，檢閱則難，故刪繁就簡，約存十一，情節並無脫漏，字句仍依原文，不失本旨。取便誦讀而已。——節者識。

一 晚上的逃亡

在星期六那天晚上，我坐了一輛街車，從寓所到聯合車站，差不多每一分鐘都在顧慮到危險。我住在這城內已七個月，經過這條街也有幾十次，每次都是心地輕鬆。這一次可就不同，——這一次我正在逃亡。

我在華盛頓，寄寓於一美国家庭中。他家對於我這位生客，很友好而慷慨。我的房租，總在一星期前預付。但我離開寓所的那夜，我沒有提到這是最後的晤面。我祇同他們說，假使到星期二還不能回來，我允許他們將這屋子出租。我恐怕蘇聯購料委員會或許前來問訊，我要我的房東，真的一點不知道我到什麼地方去。

一 晚上的逃亡

我在委員會辦公室內，已經有好幾天製作頭痛和不舒服。那天早晨，我無意中和幾個同事說，我最好還是在家裏休息，星期一恐怕不能出來辦公。我竭力想隱蔽他們，希望我的逃亡可以遲一天發覺，我收到了三月份薪水，就主張要結清我最近的旅費賬單。我的意思，是要使他們對我逃亡的解釋，絲毫不能加以在金錢上舞弊的罪名，我並且把我的文件，整理清楚，所有剩下未做的工作，別人立刻可以接辦。

這是一個寒夜，天上一顆星都沒有。車站上似乎都給恐怖所籠罩。假使我在此地撞見了同事，他們張揚起來，那怎麼辦？既非因公出差，帶了這兩只手提箱，當然可以立刻引起他們的疑心。假使塞洛夫同志，或魯登古將軍，已經發覺了我的計劃，那又怎麼？正在惶恐間，我瞥見一個穿紅軍制服的人，頓時覺渾身戰慄，偷偷地沿牆溜走。

我特地坐在平民車中，減少碰到熟人的危險。在這黑暗，擠擁，和寂寞的火車上，我獨個兒沉思着。我正在將我過去的生命，連根斬除。從那天晚上起，我把自已造成了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朋友的人。我和我的親友，骨肉，將永遠不再見面。在我生命中，將永久留存着一種空虛，可怕的空虛。在我的祖國中，我將成爲一個正式逃犯及流亡者。我的政府將判我死刑。祕密警察將追蹤我，監視我，甚至奉了他們主子的命令，來處死我。在我的故鄉，愛我的不必說，凡是我的朋友，都要永遠受着嫌疑。因爲要救他們自己，他們都否認和我發生過什麼關係。

假使我慈愛的祖父，沙皇與上帝的忠僕，飛鳥特，配姆泰來維基，現在還活在世上的話，他對我的舉動，作何感想？又假使我的父親，執迷的蘇聯革命黨人，在野蠻德人的佔領之下，再能多

活兩年，也對於我的舉動，將怎樣說？祖父從來沒有明瞭過，何以他的兒子安得烈，即我的父親，一定要反對沙皇和其他傳統上的習慣，但常在責罵一番以後，反而爲他祈福。至於父親，雖愛他的妻子，然而因爲要達到他的目的，不惜使我們饑餓哭泣。我絕對相信，他可以諒解而且贊同我的行爲。我想到同我很友愛的哥哥康司坦丁，他是高加索前線的軍官，爲了保衛祖國，抵抗納粹侵略而陣亡。難道政府的報復竟要施於我母親，一個剛從德國集中營裏釋出，孤苦無助的老婦人身上嗎？或許也會施於三年來曾做我妻子的人，雖然她對於我的逃亡，是完全不會知道的？

這種思潮，在我心中起落，直到列車於星期日清晨三時抵達紐約車站，方才稍減。在月台上，我又遇見了那個紅軍軍官。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我，但我仍向後略退。我用一個意大利人的名字，借住在一家郊外的小旅館內。我住房間，狹窄、陰濕，令人煩悶。我關上了門，在半明的電燈下，做了一篇宣言，其中一部，將於兩天後，在全美各報上披露。

如果有人在這最緊張的幾天內，注意到我的詭譎行爲，或許以爲我闖下了大禍，但我既不犯搶案，更不會殺人，我所決定的，不過是放棄我國政府經濟使命而已。我敢說沒有一個美國人會想像到全能國家的人民，犯罪的含義與後果，更有比我所犯的來得可怕。這是最大的叛逆行爲。他的生命不過暫寄。蘇聯人民，如有接見他或善待他的，即等於政治上或事實上的自殺。我所採取的步驟，任何蘇聯人民，決不肯因一時高興，而輕於嘗試的。這種舉動的起因很遠，純粹是內心的表現，漸次萌芽生長，終至無可抑制。我做這事的原因，不能從表面去猜度，一定要向深遠的地方去探討。換言之，要在一個人整個生活的關鍵上着眼。

我選擇了自由

四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星期一，我接見了幾個新聞記者。那天深夜，這件新聞，就在紐約泰晤士報封面上揭載着。這時間的支配，很關重要。假使我的蘇聯上司，在此項新聞未公開發表以前，就知道我的行踪，駐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館，將立刻向美國務院宣布我的罪狀，甚或指我為德國的間諜，要求立刻將我逮捕，押解回國。現在美國人民都已明瞭這事實的真相，而且正在注視其發展，蘇聯大使館，至少是棋輸一着了。

泰晤士報的標題為「蘇聯官員在此辭職」，原文第一節說：

「指斥蘇聯政府，表面上似乎踴躍與英美合作，而實際上採取雙重外交政策，痛責史達林未能將公民所應得的自由，給予蘇聯民衆，維克多·克拉夫青科，駐華盛頓蘇聯購料委員會官員之一，昨日在此開宣布辭職，並請求美國輿論界予以保障。」

克氏護照上的官銜，為「蘇聯政府代表」……乃紅軍中一上尉。在去年八月來美以前，曾任莫斯科大型集團工廠的指導員，以前則曾當過軍中股主任，該股隸屬於人民委員會。克氏自一九二九年起，即為共產黨黨員。並在蘇維埃政府中，歷任經濟要職。

「克氏為愛國起見：拒絕談論蘇聯的軍事動態，及經濟詳情，尤其關於運用租借法案的各點。」

其後即是原文全部，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向美國民衆，祖國同志，解釋我何以要出此驚人的舉動。我寫了劃去，劃去了又重寫，可說是用盡心血的。

我決定對蘇聯與其他在特務機關控制下的國家宣戰，並非出於意外。要解釋他，我先敘述我

一生。

二 在俄羅斯的童年時代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印象，對於安得烈·飛烏特羅維基·克拉夫青科的三個兒子——康司坦丁居長，我第二，猶僅尼最幼——較之其他個人經驗，更深刻一層。這雖是局部的革命，只限於伊加坦立奴斯拉夫一城，只限於與吾父親有關的一切，但在我們心目中，我們的父親，才是起事的真正領袖與英雄。

總罷工是叛變的前驅，而鐵路工人的罷工，又是大罷工的開始。父親是在伊城一個鐵路工廠內做工的，也是罷工委員會的一份子。他在沒有希望的戰爭中，努力掙扎。父親如果在那次十月的晚上，給他們捉去，恐要當作叛徒絞死。在他逃走以前，他不肯放棄和他的妻子，康司坦丁，及常和我們住在一起的外祖母。作最後一見的希望。他就在半夜裏抄小路走回來，到達了加拿脫納街八號，那就是我們的家。

他驚地怔住了，屋內燈火通明，並有騷動的聲音，這一定是警察在搜查屋子。但他不能往後退，便爬上窗沿，留神向內張望。他發現到他是錯了。他輕輕地彈了彈門，外祖母就迎出來，並且示意教他不要作聲，父親直向臥室中跑，但她阻住了他。「丹雅正睡着呢，」她說。然後帶着微笑說：「是的，又是一個男孩。」她跑到臥室中，立刻取出一個襁褓來，放在父親的臂上。

這就是我誕生之夜。

突然，我哭鬧得這樣利害，把我母親吵醒了。「這個叛逆！」父親溫和地說。以後在喜歡的時候，他常常喚我爲「叛逆」。他那時正溫柔地向他的妻子話別。

我的一生，在最初九年中，父親只是一個生客。他從沒有和我們親熱過。最使人興奮的，是在逃亡中的省視。我從母親和外祖母的言語中，從革命同志密談的片段中，約略地得到我父親的印象。常常有逃亡的人，避匿在我們的家中。康司坦丁比我大十八個月，供給我全部情報：「爸爸並不是個強盜或刺客，他是個政治犯。」

有一聖誕節晚上，我在世間的第三個聖誕節，外祖母從好夢中喚醒了我們。「來，同你們苦命的父親說聲再會，」他泣着說。我們都穿着長的睡衣，睡眼矇矓，拉了外祖母的手，走到客堂裏面。母親一面在啜泣，一面在整理着手提箱。外祖母領我們到基督聖像的一角，喃喃禱告着。一個男人，我知道是我的父親，舉了我起來，把我緊緊抱住，吻了我許多次。但這一夜他有些異樣，面龐蒼潔，鬍子已剃去。他把康底亞也抱在背上，和他接吻。於是外祖母就領我們離開了那間屋子。在門口，遇到一個魁梧的長鬚憲兵。以後我纔知道，父親本來是躲藏着，但決定在聖誕之夜，來探望家族，而警察突然到家裏來搜捕。在未將犯人帶去以前，只給他一小時去收拾行李。

又有一天晚上，來了一個長個子，很漂亮的學生。母親倒了一杯茶給他。他說關於那天晚上越獄，樣樣都準備好了。假使沒有什麼牽累，安得烈在半夜以前，一定可以回來，但他祇能逗留三五分鐘，母親一定要替他準備好出門的用品。在亞客斯拉夫脫林諾城，有一個藏躲的地方，並且有最

好的身份證明文件，在等着他。第二天，母親同外祖母常常在哭泣。那高個子的學生，充滿了憂鬱的情緒，遲送消息。

亞城感化院大越獄的計劃，遭遇到了懷慘的失敗。雖然也曾偷運進了幾把刀和幾枝手槍，那叛犯是很容易的給彈壓住了。父親似乎是受到鞭打，差一點給他們打死，送進了監獄醫院。假如他仍不死的話，恐怕要判決到西北利亞去做苦工，也許竟處絞刑。隔了幾月，那個學生又來過一次。母親很緊張的說：「你們將要看到爸爸。」馬車早在門口，一直向那廣闊的普希金大道而去。不多時，我們望見了在城中心的一所灰暗古老的監獄，車夫就走了下來，理着轡轡。母親的眼睛興奮的張着：「這兒，這兒，這就是你們的父親！」我竭力地看，隱約有一個人在那兒把手巾揮着。康底亞也高聲喊着，「爸爸，爸爸！」於是車夫重複回到了原位，開始趕着馬走。外祖母常這樣說，父親這一次沒有被絞死，真是一個奇蹟。不知如何，他的刑罰竟會減做普通監禁。

那時我年紀太小，所以未曾想到克拉夫青科這一家，當家的人已關了起來，是怎樣過活的。猶僅尼在這時已去世了。母親常要替別人家修補衣服。有一夜，——這時我已經六歲了，——我無論如何睡不着覺，蹣跚走到門口，向外望着。我只見母親在燈光下，低頭做着女工。「母親，你怎麼還沒睡覺？」我問。她抱我坐在膝蓋上說。「我想你一定懂得，要養活這許多人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維底亞，如果你和祖父一同去住：這事情可就容易辦了。你可以在那兒上學，我們也可以常常來望你。秀萊姑母明天來接你，你現在可以去睡了。」她不經意地把我推下膝來，但我知道她正在抽噎。

亞力山圖斯克是個清潔安樂的小鎮。克拉夫青科的一家，祖父飛烏特，配恩泰來維基，祖母耐德里亞，麥克西摩夫那，和秀萊，他們老年所得的女兒，靠了並不十分豐厚的恩俸，加了他三所小宅子中二所的租金，在那裏過着簡單而舒適的生活。祖父快要八十歲了，是個很自負的人，鬚鬚已白，大腹便便，在一八七八年，他曾參加過俄土戰爭，以下級軍官的資格退役。祖母比她丈夫年紀要輕十二歲，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老太太。她的幽默，常使祖父無法對付。每逢禮拜日，祖父穿上他的戎裝，一身輝煌的藍色軍服，胸前掛着許多獎牌和十字勳章，攙上我的小手，一起上禮拜堂去。

祖父對於他的孩子，也很覺得滿意！雖然他的嚴厲的信條，是不准他陷於溺愛的。他說：「安得烈究竟要些什麼？我罰警一點也不懂得他！」他爲了我的緣故，有時又故意說：「安得烈坐在監牢裏，這是確確實實嗎，但並不爲了偷盜，或謀殺，祇是爲了政治，這是不可一概而論的。」母親信中，常有一些關於父親的消息。祖父有時會壓制不住自己，對於這個強的兒子，加以痛罵。有一次，我實在忍極了，竟去咬祖父的手。他却反而來安慰我，因爲我肯護衛我的父親。他說：「我們克拉夫青科一家，都是忠義的。」

我們所過的生活，是一種半軍事式的訓練。祖父教我無論天氣怎樣壞，要在露天用冰冷的水洗浴，「像個兵士」。他教我忍受痛苦，不准啜泣，早期受到磨鍊，不懼寒暑。在公立學校裏面，我結交了許多朋友，讀書進步還不算慢，然而很頑皮。年宵的許都加的亭是鎮上富翁的兒子。坐了一輛華麗的馬車，有人護送着。他喜歡把袋內的金錢，叮噠地敲着作響。這是不能不罰的罪狀。有時他設法用金錢和糖果來運動我們，但我們常常先收了他的賄賂，然後給以相當限度的打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正九歲。生活突然充滿了興奮和情感。教員簡直連教書多無心了。整天的講着愛國。祖母也爲此而灑同情淚。但祖父對於家族的號令，更來得剛毅而嚴峻。他現在差不多天天都穿上那身藍地白邊的軍服。

一九一四年八月中的一天，我和祖父剛撿魚回來，忽聽見門上有刺啄的聲音。祖母連忙跑去開門，我們就聽見她興奮過度的叫喊：「安得烈來了！」真的。這是我父親，衣服穿得很整潔，和藹可親，更像個父親。他吻過了他的父母和妹妹，便走到我面前，舉起我來擁抱着。

沙皇會對某種的政治犯，下令大赦。父親因此得到釋放，特地來探望他的父母和兒子。祖父喜出望外，但在吃晚飯的時候，忽然又無法抑制了。「安得烈，告訴我，你爲什麼要坐在監牢裏，和罪犯一樣？你難道對於妻子沒有一點責任心嗎？」父親忍耐地聽着。「爸爸，」他說：「我希望你能了解我。我要人們自由和快樂。我要全人類過着人的生活。我要打倒專制政治和奴役經濟。有了這一代的犧牲，然後後一代將更快樂，更文明」。祖父想了好一響：「你所說的並沒有錯，但我尚不能明白。我會效忠沙皇，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都是如此。但是，安得烈，你可不同了。假如你是錯了，兒子，我祈求上帝饒恕你。祇要我生存在世，我決盡我的力量來扶助你的子女。」

第二天早晨，我們參加了一個愛國的示威運動。父親領我坐在公園內的凳子上，一面吃着冰淇淋，一面談話。他告訴了我在獄中的生活。「我要你終身記着這許多事件，永遠爲自由而奮鬥。沒有自由即沒有生命。我們不是做人家的牛馬，是要做人，既要做人，就不願做奴隸，假如我的同志們和我都失敗了，我們的子女，就得繼續我們的工作。」

那夜他就回去了，答應我在聖誕節可以回家省親。

以後幾個月似乎過得很慢。母親寫來的信很愉快，因為現在父親又重新做工了，她可以無需再幫人家縫補，件件事情都很順利。最後秀萊姑母帶了我一齊上火車。其餘的人，含着眼淚，在月台上揮手。

等我們到了家裏，大家便無所不談。母親的眼睛沒有離開過我，「你的氣色真好呀，維度亞！」這一夜的聖誕聚餐，外祖母第一個起來獻辭；「感謝上帝，使我們都能生存，康健，住在一起。」然後父親立了起來說：「我提議我們大家為今夜坐在監獄裏的同志共乾一杯！」我們在聖誕樹的四週，唱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民歌與各種革命歌曲。

我回到亞力山圖司克，又住了十八個月，直到一九一六年，才修畢小學課程。

畢業那天晚上，家中又有一件極興奮的事情發生。父親的兄弟，彼得，忽然從前綫請假回來。他和我父親全然相反，放縱，樂觀，喜歡說說笑笑。聽見我的畢業考試成績優良，他笑着請求我要學他的榜樣，不要去學我那十字軍的父親。「讓別人去救這世界罷，維底亞，」他大聲說着；「救你自己已很够了，人生在世，不過活一次，我說還是享受一點的好。」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了故鄉，幾個月後，進了中學，猶僅尼在小學，康司坦丁在中學二年級。親現在每月可賺八十至一百二十個羅布，這在工人，已是很好的收入了。母親比較的快乐，但父親却似乎仍傾向於憂鬱方面。

三 光榮與飢餓

一九一六年冬季，象徵着凶兆似的，趨於沙皇制度的沒落。戰爭進行得很壞。人民的怨恨，也更公開，更激烈。前線軍士，成羣的逃亡，紀律崩潰。教員也不再禁止學生發表革命論調。父親的朋友們，談着如何去激動「羣衆」。經過了工廠內一整天的忙碌，父親很少時間休息，全是開會，討論。我們的家成爲西伯利亞流亡區域之亡命者的中途站。我們小孩子往往給關在會客室外。父親雖然沒有空，但仍設法在幾個晚上，和我們同讀漢臣，托爾斯泰，及其他作品，闡釋他對於解放俄國及人類自由的見解。

暴風雨終在一九一七年爆發。革命本來是一個很熟悉而又半禁止的名辭，現在突然地公開了。空氣中充滿了標語。新名辭在我們心中，如爆竹般的炸裂出來，共產黨，社會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黨，……開倫斯基，米里柯夫，列寧，托羅斯基……赤衛軍，白俄，遊擊隊。有一天，大家示威遊行。父親在演講台上，發表演說：每個人似乎都認識他。他的聲調鏗鏘，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他說，「現在人民都得到自由了。這是值得奮鬥的！」

然而這革命的蜜月，不久就變爲分裂，爭執，和艱苦，熱忱化做了忿怒與怨恨。同時食物更覺稀少，木煤柴油，似已絕跡。有幾個工廠，斷斷續續的做着工，其餘完全關門。每一天過去時，父親愈加沮喪，愈加靜默，比我從前所見在危險的年頭更容易發怒，我有時請他解釋，何以有這許多

黨和許多黨綱；他也似乎覺得茫然。

父親到羅馬尼亞前綫去，那邊正鬧着煽動工人。他留在那邊，直到十一月中。當時聖彼得堡的共產黨，由列寧與托羅次基領導，已經掌握了革命政府的實權。他回來講戰爭是過去了，兵士們都丟去了他們的槍，跑回家去，我們年輕的，對於混亂狀況，一些不懂。唯一確實可靠的事實，那就是飢餓與寒冷。貨幣失去了他的價值。商店的櫥窗內是空虛了。我們將每一塊麵包皮珍藏起來。

有一夜，我正在讀屠格涅夫的小品文給外祖母聽，她伸出手來握着我。我繼續地讀着。不久。他的手又放鬆了，我以為她已酣睡。但我當向她仔細看時，祇見她張大了眼睛，異常安靜。「婆婆！婆婆！我驚呼着，別人也都匆匆跑來。外祖母的去世，我以為也是革命所給予的例子之一。她在未忍受飢寒以前，本是個很壯健的女子。

在極北的俄羅斯本土之一部，不多幾月，蘇維埃聯合政府即告成立。在其他部份，尤其是我們烏克蘭，仍在內戰。混亂局面，可說是野蠻的，流血的，和無意識的，甚至於罪惡的，延續至數年之久。

秀萊姑母從亞力山圖司克發來電報，問及彼得叔父會不會偶然和我們住在一起。父親立刻打回電去說，他並未來過。過了幾天，我們又接到一封信。彼得已發見了，是給人家暗殺的。我們假如能去參加葬儀，或可使老人稍減悲思。父親立即出發，決計帶康底亞與我同去。

彼得並沒有參預革命的狂潮。他以為生活是很簡單的，祇要人們不作無謂的擾攘，肯加改良，生活也可以說是很快樂的。至於革命，那不過是給他可厭的障礙而已。他從前綫回來後，就拋棄軍

服，謀到了亞力山圖司克一家小銀行的董事位置。我們上火車後，都奇怪着他怎樣會死的。

火車擁擠氣都透不過來。突然在車上兩頭，站着幾個武裝的人，正在搜取錢財珍寶。「你有些什麼？交過來！」一個土匪向我父親狂喝着。「我有些什麼？」他帶着微笑，很鎮靜地回答，「一只錶，幾個羅布，以及我兩個孩子。」

等到搶劫完畢，土匪們才一個個的跳下車去。

我簡直認不得亞力山圖司克了。從前鎮磨我童年的那所住宅，已變得怪可憐了。我們不及參加葬儀。祖母擁抱着我們：「你的和善的叔叔，彼底亞，是沒有了，死了！他們殺死了他。」祖父看見了我們，和我們點一點頭。「安得烈，」他悲痛地說：「人民互相殘殺，轟擊，搶掠，給我們大家受飢寒的痛苦！這並不是革命。」夾着憂愁和憤怒，他的聲音高了起來：「德國人並沒有殺死我們，像我們自己所做的！」父親始終一聲不響，低下了頭。他覺得用言語來解釋是無效的。祖父立起來，揩去他頰上的眼淚：「安得烈，希望上帝饒恕你，和你父親饒恕你一樣，」轉身向他的妻子說：「奈得亞，請你給孩子們吃飯，叫他們去睡覺。」

我們帶了幾夥沉重的心，回到家中去。幾個月後，祖父就死了，隨後祖母也跟着去世。

近高畢謀的伊利英別業，在尼泊河邊可算是最富饒的產業。革命以後，給城市中的工人做了農業合作社，亦稱「實驗區」。這批移民約有一百家，組織了一個警備社。我們克拉夫青科是其中的一份子，差不多住了四年，事實上父親是這個計劃的發起人。

這時候，共產黨正利用他們的秘密警察，拘捕大批民衆，假借極微細的理由，置人民於死地。

父親曾有好幾次被邀加入共產黨，但他拒絕了。即在紅色的旗幟下，他總是很率直的說，他對於勉強推多制的恐怖，不發生興趣。他仍是一個爲了世界進步而奮「孤軍」。

內戰實在永沒有離開我們多遠，有幾次險些將我們的實驗區毀掉。廖司担丁和我，現在皆已長成，加入了父親和其他領袖所組織的武裝自衛團。連我的小兄弟猶僅尼，也學會了打靶。

在一秋天的薄暮，有一輛農家貨車，正向我們跑來。車中有四世界子和一個女人。這女人，約三十歲，面貌清秀，身上佩着護士符號。中有一個男子穿便服。紅色男子穿「却加」軍服，「却加」乃是新組織中人民見了懼怕的蘇維埃祕密警察的名稱。四個男子着的是水手軍服。

這便衣人員，介紹他自己的名字爲李霍梅奴夫。他說有一隊白俄，正在追蹤他們，所以一定要借兩匹新馬，纔能逃走。假使我們要還馬的話，可以跟他們一同上卡門司科驛站。我們一切同意，於是七八個人全上了車。

我們在晚上抵達卡門司科驛站，住在一所小屋子內，在黑暗中解衣入睡。過了幾小時，我忽然聽見護士在喊着，「不要來犯我，你這禽獸要來。」並使我看清那水手的衣服有一半沒穿好，正和這女人撕扯着。他拼命的抗拒，頭髮散亂，衣服也給撕破，胸脯都露出來了。

那水手聽見我在坐起來，立刻放手逃了出去。我不能再睡了。他告訴我，他是一個沙皇的高級官員的女兒：「當革命初來時，我用整個的心去歡迎他，因此我纔和我的家庭破裂。我現在祕密警察隊中服務。他們所作所爲，有許多我不很喜歡。」

當那天清早騎馬回去的時候，在途中我們瞧見有許多死屍，大多裸露，祇有少數穿着皮靴，可